

我在村庄看云

□ 谭利梅

村庄里有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树木野草、庄稼还有鸡鸣，万物生灵那么和谐。每当我用脚步丈量这里的土地，当我吹着山风，听着鸟雀从树林里传出婉转动听的曲调，我总会想起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那里人花共笑，人虫共眠，人畜共居。”他文字中的村庄又何尝不是我眼前的村庄呢？

春天，我从村民那里借来一把锄头，开垦了几处荒地，我种了豆角、茄子、西红柿、辣椒还有丝瓜，我给每一棵种子浇水，细细地培土；我将每一株嫩苗轻轻地放入泥土中，每一次去看它们，它们总带给我莫名的惊喜，叶片渐渐舒展了，花开始打苞了，腰杆挺得越来越直了……它们在我的照料下，纤细的茎渐渐粗壮，每次到我的菜地，总有说不出的自豪感，不付出哪有收获，多播种才会有更多的收成，这是我从这些瓜果蔬菜中读出的最朴素的道理。

没事的时候，我喜欢去屋后的山林走走。佳木秀而繁阴，野芳发而幽香，一切生命

都在生长。这里是寂静的，远离尘世喧嚣，在纷繁的生活中觅得这一处清静，自己浮躁的心也找得了宁静的居所；这里又是热烈的，山风吹过，松涛阵阵，鸟语和着虫鸣，野花一朵一朵吐露着芬芳，一派热闹之景。运气好的时候，还会找着蘑菇，重寻童年的记忆和故乡的味道。

我在村庄，最喜欢仰望天空、闲看流云。没有斑斓的色彩，没有丰富的层次，只有纯粹的蓝与白，蓝得如水晶，似绸缎，又像一汪海水，宁静高远，而那些云朵，白得纤尘不染，时而群居，聚拢在一起，像雪峰，像羊群……时而独处，丝丝缕缕，柔和似絮，轻匀如绢；在青山绿树的映衬下，天高云淡，纯净清爽，它们变幻多端，风情万种，“溶溶曳曳自舒张”，心，似乎也舒展到无限大，干净又透明。

怀揣一颗虔诚之心，品味自然万物带给我心灵的悸动；徜徉山水间，依稀寻得来时的路，闲看云卷云舒，所有纷纷扰扰淡然处之，这是村庄给予我最美的馈赠。

不要吝啬自己的笑容

□ 魏铁宏

笑声是交流的技巧和艺术，笑声是对师生最宝贵的馈赠。教师肩负着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与学生的交往中，笑声会让学生感到亲切，师生关系也更亲密友好。

笑声对学生是一种爱。爱是教育的前提，学生总是趋向于模仿爱他与他爱的老师。教师给学生真诚的笑容和喜爱，会让学生产生良好的情感体验。借助这种情感体验，教学效果就会明显提高。

笑对每一个学生，奉献出所有的真心和爱，欣赏学生、爱护学生、关心学生，学生不论课堂内外都能体会到雨露般的滋润就能忘掉烦恼和忧愁，完全投入到学习中去。当然，学生对老师的微笑也会有回报，会听你、爱你、拥护你。教学过程中，我有一个切身体会：笑声可以改变学生的坏习惯，可以感化学生心灵，促进学生快乐成长。

笑容能照亮所有看到它的人，像穿过乌云的太阳，带给人们温暖。笑容缩短人与人的距离，使人与人之间心心相通。喜欢微笑的人，往往更容易走入对方的心里，对人微笑是一种文明的表现，它显示出一种力量、涵养和暗示。

笑声可以调和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是和谐社会的基础，笑声是这种良好关系的调和剂。人与人相处时，笑容能影响他人的思想和行为，更能有效缩短双方的距离，给对方留下美好的心理感受，形成良好的氛围。有时还能缓解尴尬的局面，甚至去掉彼此间的积怨矛盾。

笑是阳光，是春风，是爱的体现。让我们每一天都面带笑容，真诚的对待每一个人，不要吝啬自己的笑容，让它像阳光洒向周围，感染每一个人。



归巢

陈晓辉

油旋馍

□ 张志军

油旋，是河洛地区特色传统名吃，外皮酥脆，内瓤柔嫩，葱香透鼻，因其形似螺旋，表面油润呈金黄色，故名油旋。吃油旋最好的搭档是洛阳肉汤(牛肉汤、羊肉汤、牛肉汤、豆腐汤、不翻汤)，老洛阳人喝肉汤时常为吃热油旋馍等上十来分钟，因为热馍才有酥脆香嫩的口感！

清代顾仲编著的《养小录》这样记载油旋的制作：“和面剂，擀开。再入油成剂，擀开。如此七次。灶焙之，甚美。”新中国建国前后，万安北麓，伊河之滨，洛阳东庞村闫保才的油旋馍是一绝。

闫保才的儿子闫翎玲回忆说，打油旋的炉子是用方砖盘起来的圆形炉子，里面烧散煤。把面剂揉匀后，擀成薄片，将小磨香油抹在面上，边卷边擀，至面皮极薄，卷成螺旋形圆柱，放在擦过油的鏊子上，用手按扁成直径8厘米、厚2厘米左右圆饼，烙烤定型，再两面淋油放进炉子内壁烘烤，中间翻烤一次，至深黄色即熟，趁热将有旋纹一面的中间用手指压出窝，即成油旋。

闫翎玲说，制作油旋和面最重要，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和面时的掺水量、水温 and 比例是不同的。做完油旋后应做到“三光(手光、盆光、面光)”，面的软硬要恰到好处，手上和盆里干干净净。

闫保才打油旋不用擀面杖，全靠双手拍打、揉搓、捏卷面饼，面饼不时在案板上摔打，发出清脆悦耳、有节奏的声音，据说这叫“打点”，是老一辈油旋艺人传下来的。老闫每天只打300个，从来不吃馍，活干完了，洗刷干净，就躺在大圈椅子上喝茶晒太阳。食客听到打点声就知道有油旋吃，听不到打点声就知道今天来晚了，想吃得明天赶早来。

油旋看上去不起眼，但制作工艺却不简单，一二十层薄面皮叠压而成，食客们通常喜欢用手提饼心，拉起成圆锥状，一层层剥着吃。

民国时期，庞村是洛阳东南重镇，每日来往客商超过3000人，大小餐馆林林总总，闫保才就是在本地大餐馆从师学艺，打油旋的功夫在同行中出类拔萃，还接待过不少名流政要。

解放后，闫保才在人民公社打过多年油旋，后来开了间油旋作坊，附近群众津津乐道。“闫保才的油旋馍，外焦里嫩，满口酥香，用手掂着馍心，能提起一二十层，二十公分高，东到龙门镇、西到颍昌口，老闫的油旋没人比得过，街坊邻居都排着队买。”东庞村80多岁的退休教师姬俊才回忆道。

时过境迁，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因制作工艺复杂，打油旋的人越来越少了，偶尔碰到卖油旋的个体户，但他们的油旋也不再是当年的味道。“我跟着父亲学到了手艺，不能让这门手艺失传。如果有人想传承这门手艺，我乐意教他。”闫翎玲笑着说。

连载

《杨绛传》

即日起，《伊滨新闻》将连载人物传记《杨绛传》，罗银胜撰写的《杨绛传》堪称经典之作，是第一部关于杨绛的人物传记，作者以温润的笔触客观而又不失生动地叙述了一代传奇才女杨绛的一生。她对抗战火、疾病、政治风暴、生离死别的态度，堪称生命的正能量；她历经人生起起落落，依然平静、充实、恬淡、知足又不卑不亢地生活着，她的传记值得所有人静下心来一读。《杨绛传》通过细腻的文笔叙写了杨绛的百年人生，包括童年成长、家庭变迁、求学历程，以及同钱钟书半个多世纪相濡以沫的爱情，尽显其博学、睿智、宽容、韧性的绝代名媛风范。今天我们将开启《杨绛传》系列连载之一，敬请关注。

1. 故里家世

杨氏家族世居江苏无锡，在当地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用杨绛的话说，就是“寒素人家”，她的曾祖父、祖父的身份，无外乎书生、穷官，但都秉性正直、酷爱读书。

杨绛的父亲，名叫杨荫杭。杨绛在晚年曾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之约，撰写过《回忆我的父亲》。文中所记杨绛父亲的生平事迹，可以看到清末民初一代知识分子为了中国的富强和近代化孜孜不倦的努力。那种司法独立、不畏强权的包公形象，令人过目不忘。

杨绛的母亲唐须菱也是无锡人，是一位贤惠文静的知识女性，身上凝聚了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唐须菱从来不愿抛头露面，与杨荫杭结婚后，甘做贤妻良母，相夫教子，料理家务。杨氏家族是很庞大的，杨绛父亲的兄弟姐妹共六人，均是新时代的知识分子。

杨绛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和睦自由民主开明的家庭当中，可想而知，是相当幸运的。良好的家世家风，深厚的文化积淀，为杨绛后来的文学领域传奇人生奠定了基础。

2. 幼稚年少时

杨绛，一九一一年七月十七日出生在北京，原名杨季康，后以笔名杨绛行世。

杨绛父亲杨荫杭因得罪了省长屈光映被调到北京任职。杨荫杭夫妇带着杨绛等人来到了北京。杨绛是在五岁开蒙的。她上的小学是北京女高师附小，她的三姑母杨荫榆就在女高师工作，杨绛开始有记忆也是这个时候。

那时候的杨绛活泼可爱，充满童趣，惹人喜爱。女高师的学生时常常带着已放学的杨绛到大学部去玩耍，她们陪小杨绛打秋千，蹬得老高，杨绛心里既高兴又害怕，嘴里不敢讲出来。

当时，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在北京历任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检察长等职务，公务繁

忙，忙不及履，最后杨荫杭因为扣押交通部总长事件被迫离开北京。

当时还在上初三三年级的杨绛，便跟着父母一家人启程回南。

这次全家离家，事出突然，因而十分匆忙。忽有一天清早，决定返回南方，杨绛记得当时还在寓所的小院子玩耍。

火车站月台上人头攒动，在杨绛眼里，为她父亲送行的有一大片人，谁也没有那么多人送行，她觉得自己的父亲与众不同，很有自豪感。火车徐徐地开了，杨绛幼年在北京的欢愉生活也暂告一段落了，小小的她不知道在无锡老家等着她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杨绛的父母在无锡沙巷预先租下房子，避免挤到老家去住。沙巷口有一座庙，叫大王庙。原先不知是祭祀什么大王的，后来改为学校，就叫大王庙小学。杨绛和两个弟弟是在中间插班进去的，她原是初三三年级，在这里就插入最高班。

杨绛在大王庙的生活丰富而又多彩。他们有一节体操是揉肚子，九岁、十岁以上的女生都含羞吃吃地笑停手不做。而杨绛却“傻里傻气”地照做不误，不管人家的嘲笑。

诸如此类，杨绛在大王庙上学不过半学期，留下的印象却分外生动。

3. 家庭变故

在沙巷寓所居住不久后，杨荫杭就病倒了。他因为一度留洋，所以只相信西医，不相信中医。西医没有诊断出什么眉目，病势却愈发严重，连续几天高烧不退，神志也开始有点不清了。杨家上下急得团团转，却无能为力。

无奈之下，唐须菱请杨荫杭的老友，也是有名的中医华实甫先生“死马当活马医”，开了

一个药方。

奇迹发生了，杨荫杭死里逃生，居然挣扎过来了。全家人把华实甫先生当作救命恩人。

对此，杨绛不无感慨地说：我常想，假如我父亲一病不起，我如有亲戚哀怜，照应我读几年书，也许可以做个小学教员。不然我只好去做女工，无锡多的是工厂。

生离死别，人间沧桑，不禁使杨绛产生一种世事如烟的感喟。

4. 匆匆少年行

一九二零年，杨绛随父母迁居上海，在上海期间，杨绛的母亲生下了她最小的妹妹杨必。

此时，杨荫杭应邀在上海申报馆当主笔，在启明女校上学的杨绛曾去位于汉口路的申报馆看望过父亲。

按启明女校的规矩，每月的第一个星期日，称为“月头礼拜”，住本市的学生放假回家。到了“月头礼拜”，住本市的学生都由家人接回家去。留校的杨绛她们真是说不出的难受。但在这些离开家的日子，锻炼了杨绛独立而又坚强的品行。

杨荫杭还教育他的子女要“有志气”，树立大志，还主张自食其力，不能不劳而获，这些都给孩子的心灵产生很大的影响。

杨荫杭要孩子干活儿，悬下赏格，在阴湿的院子里抓到鼻涕虫一个，奖励铜板一个，小蜘蛛一个，奖励铜板三个，大蜘蛛一个，奖励铜板一个。

在杨绛看来，这种“劳动教育”其实是美国式的鼓励孩子赚钱，而不是教育“劳动光荣”。杨绛上学周末回家，发现她的弟弟妹妹连因病休假的三姐都在“赚钱”，小弟弟捉得最多。

不过，杨绛对这种“赚钱”方法并不感兴趣，她像她的母亲一样对身外之物看得很淡漠。杨

5. 大学时代

一九二八年夏，杨绛准备报考大学。这是清

二奶奶的眼泪

□ 张万寿

李村东街沿李韦路往前走，上一个大坡，有一个小小的自然村组村。村南清清伊东渠傍村而过；村东的苹果园，春暖花开时，成群的蜜蜂和无数的蝴蝶在五彩缤纷的花海中穿梭飞舞；村西的大水塘中，清清塘水，清澈见底。为了职业技术学院早日落成，科技大道早日建成通车，驻村人即将告别祖祖辈辈生活的美好家园。

夜，很深了，村头二奶奶家里电灯依然亮着，洁白的墙壁上映出两个清晰的身影，那是二奶奶和儿子小林。

“娘，我是党员，又是村组组长，咱家必须带头拆迁。”小林说。二奶奶颤微微地说：“盖这个家，我和你爹多出大力、受多少苦？那年年还没过完，破五都没过，我和你爹就扛着碾头、锨，去村头洼地打坯，晚上回来，你爹两只手都是血口子，胳膊疼得抬都抬不起来。”

为了盖房备石料，那年冬天，二奶奶和二大爷每天天不亮就拉着架子车上南山。凭着一股子倔劲，硬是用肩膀把石头一个个从河沟里扛了上来。中午，他们坐在沟沿的大石头上，吃着早上从家里带的早已冻成冰疙瘩的窝窝头，就着凉白开，迎着呼呼的东北风，吃着、说着，描绘着自己美好的家园。

二奶奶越说越难过，两行老泪，从她满是皱纹的脸上流了下来。停了很长时间，二奶奶说：“前年村里修路，咱门前那棵桃树，桃子都指头肚那么大了，你说碍势得砍，我没拦，依了你。这回，你说到天边我也不依你，避风的家，是我避雨的窝啊！”二奶奶伤心地哭了。

小林继续开导二奶奶：“盖这个家，您和俺爹受的苦、遭的罪，我们弟兄都知道。您老人家不是经常说，办事要多为下辈孩子们想想，这回咱村盖得可是大学，孩子们不出门就能上大学是多好的事儿，为了下辈孩子们，娘，咱家说啥也得拆，您就答应吧。”小林几乎是在恳求，二奶奶不说话，屋里顿时静了下来……

清晨，东方刚露鱼肚白，小林晨练回来，刚进村口，就看见老娘拄着拐杖站在大门口，双手抚摸着门前的石狮子，端详着凝视着，看见小林走到跟前，二奶奶抹了一把眼泪说：“娘想通啦，娘支持你，走，去拆迁办交房去。”

难忘那年入党时

□ 何思松

前段时间，机关党委送来一张印着党徽的红色贺卡，最上面是一排“党员政治生日贺卡”的小字，醒目的地方闪耀着“生日快乐”。卡套上还别具匠心设计了红色蝴蝶结，又有些像儿时的红领巾。抽出卡片，印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生日寄语，不由得心头一颤，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慢慢向下读，“×月×日是您的政治生日……”

不知不觉入党十八年了，看到这陌生又熟悉的卡片，我的心一下子回到大学。19年前，刚上大二。因性格过于内向，只知闷头读书，研究专业，无心过问各类社团和组织，很少参加社团活动。至于入党，我一直认为那是学生会成员和班干部的事，与我这样的“平民百姓”是不相干的。从没想过会成为入党积极分子，更没奢望能成为一名党员。因此，当团支书问我要不要参加业余党课课时，我毫不犹豫就回绝了。我甚至觉得有钱买党课的本，还不如多买两支铅笔画图。

偶尔一次去老师办公室送图纸，遇见辅导员老师，她问我是否参加了业余党课。我告诉她不敢报，自己与党员差距甚远。她鼓励我说：“你品学兼优，是可以作为入党积极分子培养的。”我有些受宠若惊，忙问她怎样才能成为党员。她看我唯唯诺诺的样子，忙让我坐下，给我倒了杯水。像平时给我们讲专业课一样，她给我讲述党员的条件和义务，告诉我如何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如何成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如何写入党申请书，如何从预备党员转正成为正式党员……

我认真地把她讲的一切牢牢记在心底，写在笔记本上。慢慢开始改变自己的不良言行，开始帮助别人画出一张合格的机械图，开始大胆走上演讲台，开始主动承担别人不愿做的事情……

因为有了了一颗入党的心，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高，付出的努力越来越多，一切都慢慢改变了。

后来，经过组织的一步步考察，我终于成为一名党员，这意味着我开始有了政治生日。我像拿到高考录取通知书一样，兴奋地打电话告诉亲人、朋友。

眨眼间入党十八年了。十八年来，党和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沐浴着党的光辉和露珠，也慢慢成长、成熟。而我，要成为一名优秀党员，路还很长。我坚信每个政治生日都能看到祖国更富强，但我相信只要牢记初心，不忘使命，一定在某一个政治生日出彩……

华大学刚开始招收女生，但不到南方来招生。她只好就近考入苏州的东吴大学。

杨绛在东吴大学上了一年学之后，学校让他们分科。为选专业，杨绛颇费踌躇，只好带着问题回家求教。

“我学什么？”她问父亲。

杨荫杭回答：“没有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

有了父亲这番话，杨绛内心释然。当时杨绛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当时东吴大学没有文学系，只有法预科和政治系。杨绛最终选择了政治系。

虽说杨绛进了政治系，可她对政治学却毫无兴趣，只求得功课敷衍过去，她课余时间都在图书馆博览群书。东吴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十分可观，中外文学名著很多。杨绛在这里养成了嗜书如命的习好。

外语在这所教会大学本来就十分注重，加上她在这里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外语水平日以增进。因此，在她成为文学翻译家前，她就翻译过不少英文的政治学论文。

杨绛在东吴大学读三年级的时候，她的母校振华女中的校长为她申请到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可是她出于以下考虑，谢绝了留学的申请：一是不忍增添家庭负担；二是对留学有一套看法，与其到美国攻读政治学，还不如在国内较好的大学里攻读文学。

杨绛告诉父母自己不想出国读政治，只想考清华研究院攻读文学。后来她果然考上了，她的父母当然都很高兴。

结语：今天我们读到了杨绛从幼年时期成长到成人时期，在这个温暖有爱的家庭里慢慢成熟了，最终如愿地考上了心中憧憬的清华研究院攻读文学，她会在这所梦寐以求的大学里发生什么样有趣的故事呢？她的文学之路又将延伸到何方呢？敬请期待下期连载。